



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传

[苏]米·洛巴诺夫 著

俄罗斯文学传记丛书

МИХАИЛ ЛОБАНОВ

ОСТРОВСКИ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МОСКВА 1979

责任编辑：钟 鹏 孙厚惠

封面设计：蒋 明 张乙迪

题 图：张乙迪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

〔苏〕米·洛巴诺夫 著

朱铁声 章若男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3 8/16·插页 5·字数 325,000

1986年10 月第 1 版

1986年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80

统一书号：10093·659

定价：2.60 元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



谢雷科沃庄园，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房舍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前排右）和朋友们在一起

阿·格里戈里耶夫（前排中）、鲍·阿尔马佐夫（后排右）



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德鲁日宁、亚·奥斯特洛夫斯基
(前排左起)
列·托尔斯泰、格里戈罗维奇(后排左起)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与伊·戈尔布诺夫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演员们中间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业余演出中客串扮演《自家人好算帐》中的波德哈留辛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罗斯托普奇娜文艺沙龙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剧院门前

目 录

第一章	莫斯科河南区	1
第二章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25
第三章	在《莫斯科人》杂志编辑部里	43
第四章	“我多么幸福,我的戏上演了……”	101
第五章	航行在伟大的俄罗斯河流上	119
第六章	《大雷雨》	136
第七章	在彼得堡	165
第八章	日常生活	188
第九章	在国外和在家乡	208
第十章	“为俄罗斯效命”	249
第十一章	“血汗钱”和“商人”	281
第十二章	“艺术圣殿”	323
第十三章	谢雷科沃庄园	351
第十四章	“是我们大家的喜庆”	390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		421
简明书目		426
译后记		429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

第一章

莫斯科河南区

这条 1948 年前名为小奥尔廷卡街的莫斯科的街道，现在已经以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命名。这条街位于“诺沃库兹涅茨”地铁站出口处。街的另一端离过去的谢尔普霍

夫城关，即现在的多勃雷宁广场（“多勃雷宁”地铁站）很近。街的旧貌依稀可辨，有些地方尚保留着带顶楼的旧式二层楼房，甚至还有平房；另一些地方有拆除房屋后留下的空地以及没有围墙和大门的庭院。庭院内生长着茂密的杨树和槭树，树丛掩映着带有黄色木板墙的二层楼房。这种楼房旧时用以堆放杂物等，后来经过改建用作住宅。一条名为伊维尔斯基的僻静小巷依然如故。这条不很宽的、徐徐弯曲的道路本身也使人想起昔日风光。夏天，6、7月里，杨花在空中飘舞，从一幢房屋飞向另一幢房屋，紧紧追逐行人，整条街道似乎焕发了青春……

建在石基上的铁栅栏贴附着一棵十分粗大的杨树的树干，显得玩具一般渺小。树干粗糙的表面犹如被犁耕过，翻起了坚硬的黑土，形成道道犁沟；树干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缝，看来鸟儿也能在内筑巢。一束干枯的枝条长出几根新枝，带着嫩绿的叶子。在这棵看来已活了几百年的树前，长久伫立，凝视树干上这些痕迹，会令人想起已逝的狂暴年代，想起遥远的往事以及与杨树同龄的人们。这棵树弯曲地伸向天空，上端分为两枝，一枝探进庭院，另一枝，也是主要的部分，伸向街道上空，亭亭似华盖，浓荫几乎延伸到街的对过。过往的路人匆匆行走，和在莫斯科其他街道上一样。他们没有时间停下，甚至也没有想到，只要在这棵本街的、也许是全莫斯科城里最古老的树旁停下，穿过树荫覆盖的街道，就会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您将走进莫斯科的一个古老庭院，这里与大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情景似乎完全隔绝。庭院在古老杨树的浓荫下，显得十分安静。如果您初次到此，一定会在长椅上坐下，环视四周。小院正中是一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身塑像，塑像周围有一圈长椅。这位戏剧家的目光，那种人们从他生前最后年代的照片上看到的智慧而又倔强的目光，好象在注视着前方三十步远的房屋。那

幢房屋象一个绑上紧身衣、等待康复的伤员。紧身衣就是搭在房屋四周的脚手架，透过脚手架可以看到腐朽变黑的圆木以及用铁皮钉死的窗户。房屋正在修缮中。1823年3月31日，伟大的俄国戏剧家就诞生于此。这幢位于小奥尔廷卡街和戈利科夫斯基巷之间的房屋，原为圣母教堂的执事神父所有，戏剧家的父亲向他租了几间房。当时，教堂就在现在戏剧家塑像矗立的地方。

我一面观看这幢房屋，一面感到惊奇，奥斯特洛夫斯基诞生之日距今已一百五十多年，但如今一切依旧保持着旧日的真实面貌。这是由于这幢古老的房屋和那些因天长日久、风吹雨淋而变黑的圆木以及那根位于两窗之间的长满了藓苔的小圆木仍保留至今的缘故。我们常说历史的“圣石”，而房屋的主人当年曾象我们现在这样看过的小圆木，对我们来说，则与“圣石”同样宝贵。于是，人们清晰地了解到了“物质文明古迹”究竟有什么意义，了解到这种古迹是怎样在现代人的意识和心灵中把他们和他们的祖辈——祖国的伟大子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对房屋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回到长椅旁，在一位老人身边坐下，这位老人一直在注视着我。“您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房子吗？”他转身问我。“您看到那幢挂着纪念牌的房屋了吗？房屋没有回廊。可我记得，1932年前在二楼上三面都有露天回廊，在那里可以喝茶，晾衣服。不知这次会不会修复？”

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位自称是“莫斯科河南区末代居民”的老人。从他那里我立刻了解到这座小院的详细布局。“这幢房子正对着一个古老的小教堂。教堂里有两个祭坛，新祭坛造得较晚，旧祭坛又小又矮，伸手可以够到屋顶。教堂四周是铁栏杆，长着杨树和槭树。教堂旁有三幢二层的小楼房，面向戈利科夫斯基巷。以前，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世时，那里住的是教堂神职人员：教堂执事神父和他的一家、两个诵经士，还有敲钟人、看门人。这三

幢楼在不久前，也就是六、七年前已经拆除。”我听着老人的介绍，更清楚地想象出这位未来戏剧家初到人间的地方：整洁、舒适的小院，过路的行人，树荫笼罩的角落，小径和草地。

在这个莫斯科古老庭院中，与我萍水相逢的人原来并非无名之辈。后来知道，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就是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伊凡诺夫，他编纂过许多论述俄国经典作家同音乐的关系的手册，其中包括《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与音乐》这本手册，他还编了一部两卷巨著——《我国音乐中的俄罗斯诗歌（到1917年止）》。我们彼此相识的时候是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十分悲痛的时期：和他共同生活五十余年的夫人去世还不到半年。也许，这样的相识和谈话会使他忘却痛苦。他不知不觉地完全沉浸在对莫斯科河南区的昔日生活的回忆中。在叙述往事时，他有时停下来，说上一句：“时间过得真快……”

伊凡诺夫是莫斯科河南区的老住户。“和我同龄的人全已去世，只剩下一位，今年八十六岁，已经双目失明，此外，没有别的人了。”

我认为这次不期而遇的相识是一件幸事，便决定尽多地打听莫斯科河南区的情况。下面我简单地引述这位“莫斯科河南区末代居民”的谈话内容。

“请读这一段，”我们结识后的第二天，他在家里接待我，递给我一份报纸。我看到这是1976年6月30日的《莫斯科晚报》。在“莫斯科郊区”一栏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久后（在十六世纪），一批外籍军人也应聘前来供职，他们逐渐组成整整一个团队，并在莫斯科河南区建立起自己的村庄，为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纳列伊村’。”主人向我解释说：“众所周知，在彼得大帝前，莫斯科河南区并没有外国人。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大奥尔廷卡街和亚基曼卡街后面有一条斯帕斯-纳列伊巷，从前，小铺老板

们用卖酒克扣分量的办法赚钱，盖了一座教堂，起名为‘纳列伊·斯帕斯教堂’，小村便因而得名‘纳列伊村’^①。从前这里什么外国人也沒有住过……一切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被人忘却，但是不论好坏，这总是城市的历史。过去，莫斯科城区的范围很小，在莫斯科河的对岸——莫斯科河南区，最初只有一些渔夫和车夫居住。后来城市逐渐扩大，街道从莫斯科河畔朝不同方向象箭似的伸展开去。大奥尔廷卡街是莫斯科最古老的一条街，鞑靼人曾通过它向莫斯科大公索取贡品。后来在这条街的两旁建了几条小巷：大通译巷、小通译巷及旧通译巷，这里原先居住的是通译，即那些把俄语译成鞑靼语或把鞑靼语译成俄语的人。俄罗斯大公们在从前的斯帕斯-鲍尔瓦诺巷（现名库兹涅茨巷）所在的地方，接见过带来鞑靼神像的金帐汗国使臣。众所周知，伊凡三世曾把这种神像扔出使臣的轿子，把九个鞑靼使臣斩首，只留一个活口，令他回去报告说莫斯科不再称臣纳贡。大奥尔廷卡街往左，在谢尔普霍夫城关（现为多勃雷宁广场）方向，是小奥尔廷卡街，再往左是皮亚特尼茨街。大奥尔廷卡街往右则是波梁卡街，再往右，在卡卢日城关（现为十月广场）方向，是亚基曼卡街（现改名为季米特洛夫街）。波梁卡街的街名来自“田野”一词，那时，房屋的后面都是菜园和田野。亚基曼卡街上原有一座约基姆-安娜教堂，这条街道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在民间口语中，‘约基姆’被读成‘亚基曼’）。此外，还有一条日特纳亚街也通向莫斯科河南区。

莫斯科河南区的这些街道全部汇集在谢尔普霍夫城关和卡卢日城关处。所谓城关，就是在大路两旁竖起两根带纹章标记的、高高的石柱，石柱旁边有一个住着卫兵的哨亭。此处是莫斯科城的尽头，再往前就是菜地了。”

① “纳列伊”，俄语中意为“斟酒”。

“您不是想了解莫斯科河南区的生活习俗吗？”主人又提起了话头，接着向我谈了一些细节。“此地的生活变化很少，看来，二十世纪初这里的生活习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时代的生活习俗很少有区别。那时住在莫斯科河南区的是商人、小贩、工匠、小市民和中等官吏。房屋大部分是平房和二层楼房，带有顶楼。二层楼房都是房产主的，他们自己住在二层，其余的房间出租。楼房正面临街，其余的窗户对着院子和花园。进入房屋要通过院子。院门通常是榲木做的，很沉重，镶着方木板或木块，带有木刻的狮子装饰。大门下方是中间带木把的活动门槛，看门人把它插在带槽的木桩上，防止别人家的狗钻进来。平时从院门上的小门进出，院门通常是关闭着的，只有当运水和送菜的人来时才打开。孩子们从不在街上乱跑，他们总在院子和花园里玩，透过窗户就可以照看他们。每天，菜农从莫斯科郊区自己的菜园里把土豆、白菜、胡萝卜、黄瓜等送往各家。现为列宾广场的地方，以前是著名的莫斯科河南区沼泽市场。市场中央有一个古老的圆形建筑物，从建筑物的小窗口里出售鱼、蔬菜和浆果。也有在大车上卖货的。从沼泽市场出来的人，手里提着一筐筐草莓、醋栗果、酸果蔓，朝各条街走去……

莫斯科河南区的一天是如何开始的呢？这里的人起得很早，六点就起床。先去做晨祷，然后各自上班：有的去店铺，有的去公事房。一些人身穿欧式西服，戴礼帽，另一些人身穿长大衣，戴制帽，中学生则穿灰大衣，头戴有帽徽的浅蓝色学生帽……

街上来了一些走江湖的，他们走进各家的院子，有耍猴的，有带着鸚鵡给人算命的。吉卜赛人也常进院里来，他们在院里又跳又唱，有时看门人就把他们赶跑。街上到处可以听到各种吆喝声：‘磨刀——磨刀！’‘安玻璃罗！’吆喝的人肩挑着装着玻璃的担子。小贩又另是一种叫喊声：‘卖梨、卖苹果哟！’这些水果都放

在铺着白布的大托盘里。钉了掌的马蹄响亮地敲打着鹅卵石街道。每辆马车都有自己的号码，号码印在车身后背。这些是出租马车。也有高级马车，车身下是漂亮的胶皮车轮，车夫身穿讲究的外衣。这种高级车不是任何人都能坐得起的。还可以听到乘客在和车夫讨价还价：‘三十戈比。’‘太贵了。’‘嗯，那就二十五戈比……’

那时的生活当然和现在不同……

人们不上剧院……每条街都有好几座教堂。然而，家家户户还是要请人来家做祈祷。从小教堂请来了伊维尔圣母像、鲍戈柳勃圣母像、极乐圣母像。带有沉重银饰的圣像由五、六个人抬着，看门人也扎上洁白的围裙上前帮忙。圣像供在屋角，放在铺陈的地毯上。祈祷仪式约需三、四十分钟，这段时间内圣像一直放在那里。此时，门户大开，邻居们纷纷前来……

噢，我好象都谈到了。”莫斯科河南区末代居民结束了自己的回忆。我想，他也许没有把一切情况都谈到，但是，很多有趣的事，主要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的每一个读者和观众所必须了解的许多具体情况，他都谈到了。要知道，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中的人物所生活的环境，所呼吸的空气。不了解这些，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剧中人物。

关于莫斯科河南区，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及其同代人都有所论述。在《节日里的莫斯科河南区》这篇随笔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写道：“我们莫斯科河南区一有节日，立即就能看出来。不论您来自何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在过节。第一，这是因为您能听到整个莫斯科河南区响起了密集的持续不断的钟声。第二，是因为全区到处都可以闻到烤饼的香味……晨祷结束了，人们从教堂出来，互相打着招呼，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唠扯家常。忙碌的日常生活就此开始。做完晨祷后，大家都回到家中喝茶，一直喝到九点多钟。随后，商人坐车进城又去喝茶，官吏去法院办理一周来

的公事。莫斯科河南区办事的人进城去了。这个地区成了另一种样子。人们开始为午祷做准备，花花公子忙着去理发铺烫发或在镜子前精心打领带，女人在梳妆打扮……您会不时见到穿着伊凡雷帝时代古老服装的商人和他的穿着巴黎最新式服装的妻子走在一起……午祷在十二点左右结束，所有的人都回家吃午饭。此时，商人和官吏也已从城里回来。一点到四点，街上空荡无人，十分安静，大家都在吃午饭，然后睡午觉，直睡到晚祷的时候，也就是四点钟。这时，莫斯科河南区家家户户都可听到茶炊里水开的声响。莫斯科河南区睡醒了，在伸懒腰。如果这是夏天，为了使屋内凉快，每幢房屋的所有窗户都会打开。窗边是一幅幅家人团坐喝茶的家庭行乐图。您此时走在街上，就可以在街道两边欣赏到这些图景……晚祷后，有钱人（即自己有马的人）坐马车到公园或索科尔尼基公园去兜风。没有马车的人就全家一起去散步，从前是去涅斯库奇公墓，而现在则常去达尼洛夫公墓。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也不上剧院。只在圣诞节或谢肉节才去看剧，那时订一个包厢，把亲朋好友都请去……人们八点来钟就寝，而到了九点钟的时候，整个莫斯科河南区已进入梦乡。”

在另一篇随笔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用一种朴实的幽默口吻写道：“在莫斯科河南岸，人们很少自己思考，什么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和习俗，每个人都根据别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莫斯科河南区不信任智慧，只尊重传统……那里对科学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科学只是为了某种实际目的而对某事物进行的研究。”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①是在大波梁卡出生和长大的，他在《我的文学漫步和精神漫游》这篇文章中，描述了“莫斯科河南区的诗情画意”。他写

① 阿·亚·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评论家和诗人。

道：“您去过莫斯科河南区吗？……首先，您越往前走，就越觉得莫斯科河南区隐没在一座座绿色花园中，您会感到心旷神怡。其次，那里的大街小巷四通八达，显然这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自然发展而成……您也许会在这些街巷中迷路，但这种迷路却使人感到惬意。”最后，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以赞叹的口吻结束了他对莫斯科河南区的回忆：“莫斯科河南区使我饱览秀色，赏心悦目。”

莫斯科河南区的居民在高高的院墙内过着从容平稳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欢乐和忧虑，有自己的秘密和怪癖。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年轻的同代人、画家康·科罗文^①曾讲过关于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希巴耶夫的有趣故事。希巴耶夫“对孤儿和大学生乐善好施，但自己不宜扬夸耀……”。他常邀请朋友到自己家的花园消磨时光，其中包括名演员普罗夫·米哈伊洛维奇·萨多夫斯基^②。“早晨，希巴耶夫下酒窖取出各种名牌外国酒：香槟酒、烈性甜酒、马德拉酒、托凯酒、罗木酒等等。然后，命令仆人把酒瓶埋在花园各处，只露出闪闪发光的瓶盖……傍晚，朋友们前来做客……如果天气晴朗，等吃完饭，就拿起猎人号角，在苍茫的暮色里吹起猎人集合号……于是，主人和客人在花园各处散开。这叫做‘围猎’。他们到处寻找埋藏的酒瓶。首先找到酒瓶的人，要象狗一样汪汪叫几声。”“希巴耶夫的邻居——一个普通的、举止稳重的买卖人，从自己的花园里偷看到这些活动，便琢磨开了。他思考了一番后，进城找到莫斯科警察局总监奥加廖夫，向他报告说，希巴耶夫有问题。”于是警察局总监来到希巴耶夫邻居的花园里，透过栅栏缝观察希巴耶夫家发生的事。‘围猎’的气氛感染了总监，于是他翻过栅栏，加入‘猎人’行列。

‘告诉我，阿尔谢尼·格里戈里耶维奇，’警察局总监问主人，

① 康·阿·科罗文（1861—1939），俄国画家和舞台艺术家。

② 普·米·萨多夫斯基（1874—1947），俄国和苏联演员。